



第五届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闭幕 中国科教片《手术两百年》 获“中国龙奖”最高奖项

本报讯 11月20日,为期两日的第五届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暨第11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制片人年会(CICSEP)闭幕,国际优秀科教影视“中国龙奖”同时揭晓。来自中国的《手术两百年》与来自美国的《虫瓶》携手捧得本届“中国龙奖”最高奖项——特等奖,《手术两百年》同时获得优秀制作奖,另一部来自中国的影片《科协记忆》获评委会大奖。

“中国龙奖”是国际科技影视的最高奖项。“2020中国龙奖”共收到68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部中外影片报名,最终评出38部获奖影片,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地。

中美影片斩获“特等奖”

国际优秀科教影视作品“中国龙奖”是国际科教影视最高奖项,被誉为“科教

影视作品的奥斯卡”,举办至今已有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部作品参评。

中国影片《手术两百年》与美国影片《虫瓶》获得本届“中国龙奖”最大奖项特等奖。

《手术两百年》是中央新影出品的科普长片,剧组拍摄历时3年,前往8个国家,探访了70余家重要医学博物馆、医院和医疗研究机构,采访50多位国际专家,生动展现了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发展历程。

而由美国导演鲍尔·詹岑执导的短片《虫瓶》则向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将一只蚂蚁困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同时它又能自由爬出来?通过解答该问题探讨了建造突破传统三维空间概念的结构。

国际优秀科教影视作品“中国龙奖”是国际科教影视最高奖项,被誉为“科教

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部作品参评。

“2020中国龙奖”展评工作从2020年4月启动,通过网络征集与机构选送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征集优秀科教影视作品。由16名国内外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作品进行了专业评审。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中国龙奖”增设科普微视频创新大赛,对优秀微视频导演和制作人进行表彰。中国影片《澳科一号卫星:为地磁把脉》获得科普微视频类金奖,该片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创作。

获奖作品线上线下公益展映

“2020中国龙奖”优秀科教影视作品于10月起在科普影视共享平台(<http://yxgx.kxj.org.cn>)、哔哩哔哩“中国科教

电影电视协会”官方号等线上渠道进行展映,同时在深圳、北京等地向中小学、科技馆、医院等机构进行线下展映活动。

展映影片类型包括科普长篇(30分钟及以上)、科普短片(30分钟以内)、科普动画片、科普微视频(8分钟以内)等类型,内容涉及自然科学、身边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科学、军事科学等领域。

首次推出 中国科教科幻影视“茅庐书院”

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制片人年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创作,从2000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是年会第5次与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握手”。

本届年会共举行了包括国际优秀科教影视作品征集与推优、科普短视频创新大赛、国际科教影视与科幻创作发展高峰论坛、科教科幻影视剧本研讨会、国际科教影视优秀作品公益展映及科教科幻影视项目推介交流,开办中国科教科幻影视“茅庐书院”,知名科普UP主和科幻大师访谈等活动。

年会首次推出中国科教科幻影视“茅庐书院”,邀请刘建中、季林、刘亚东、陆小华、柴宝亭、李倩、宋定真、张力、陈晓卿等来自科教电影电视和文化传播领域的“高、精、尖”人才担任讲授人。主持人刘栋栋、张玮受邀担任推广大使,共同打造科教影视传播的精品课堂。(杜思梦)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 三五年后, 中国“科幻一代”崛起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持续升温的科幻电影是今年国际科教影视与科幻创作发展高峰论坛上的热点话题。

据不完全统计,仅《流浪地球》上映的2019年,就有高达280部此类题材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立项。

今年8月,由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科幻十条”),从政策层面为这股热潮的延续开出“绿灯”。中国本土科幻电影正在集体跑步奔来。

谈及国产科幻电影的前景,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乐观预测,中国已具备科幻电影的土壤和氛围,经过三五年培育期,或将出现一些科幻作家与电影导演、制片人形成共识的群体,“科幻一代”有望崛起。

尽管对“科幻一代”的崛起充满信心,但当下国产科幻面前最大的阻碍也源于人才。

在尹鸿看来,中国科幻电影缺乏运营者的原因,不仅是成功案例少,对创作团队缺少信任感是大多投资经营者尚在观望的另一关键原因,“现在我们提到科幻电影,还是只能想到《流浪地球》的郭帆、龚格尔,大家还没有确信这个市场能够支撑运行,我们至少需要二三十个郭帆、龚格尔这样的团队”。尹鸿建议,大型企和平台多开展科幻作品征集活动,找到有潜力的新生力量,扶上马,送一程,提早迎来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

针对一些学者对“科幻十条”出台后再次引发的科幻作品扎堆立项,尹鸿告诫业内,“要避免因为资源争夺而导致的浪费,不要‘拔苗助长’”,不过他同时相信“产业自身拥有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个过程不会太长。

“科幻一代”正在变成 科幻市场主力

《中国电影报》:“科幻十条”的出台引发了“科幻热”,科幻题材影视项目备案数量飙升,但是现在专业的科幻电影创作团队数量少,您谈到,中国科幻电影繁荣发展,至少需要二三十个像郭帆、龚格尔这样的团队,那么现阶段如何快速孵化出更多专业化的科幻制作团队?是否需要政府部门出台具体政策支持?

尹鸿:《流浪地球》的出现带动了观众的对本土科幻的热情。近来,党和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激励政策。总体而言,现在科幻电影的土壤和氛围是有的,慢慢会水到渠成,急不得。

我跟郭帆在一个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早十年在中国出这种科幻片,什么太空啊、宇航员啊、飞船啊,观众可能会觉得怎么跟美国科幻片不一样,会不太信任,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科技可以“上天入海”,是中国科技的发展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电影也一样,虽然现在只有少数人群可以做科幻,但我们也看到“90后”、“00后”,这些看科幻长大的“科幻一代”正在渐渐变成科幻市场主力。我认为,三五年的培育期,可能就会有一些科幻作家与电影导演、制片人形成共识群体,三五年,一代人就起来了。

政策永远只是一个引导,关键还是市场和产业的成熟,市场和产业成熟了,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但凡总要依赖政策的行业,一定是发展缓慢的,重点还是要创造市场条件和产业条件,科幻电影有这个可能。

呼吁大国企、大平台 积极发掘科幻“新力量”

《中国电影报》:有专家认为,中国科幻不缺创作者、不缺观众,缺独运营者,您怎么看?

尹鸿:经营者、运营者、投资者是随着行业的成熟而成熟的。现在尽管已有《流浪地球》一个成功案例,但不成功的例子更多,大家还没有确信这个市场能够支撑运行。

另外,令大家信任的创作团队少也是原因之一。电影这个行业,每个产品都不一样,唯一能信任的就是创作团

队。所以我一直呼吁,我们得有团队,创作团队,哪怕你从微电影、网络电影做起,从中等成本的电影拍起,让大家看到你的能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就会有人为你投资。大家如果信任你有潜力,其实你是不缺钱,也不缺运营者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没有大的企业和平台有培育意识。从产业培育方面来讲,大的平台和影视企业,可以开展一些科幻电影、微电影的征集活动,设立一些对青年人的扶持计划、剧本计划等,其实就是去发现新生力量,找到这些人,扶上马,送一程。这样一来,科幻电影的春天可能会早一点到来。

《中国电影报》:您提到现在科幻电影创作的另一大问题是,电影创作者与科学家之间互相惧怕,彼此间不知道怎么沟通。这个问题是否应该在人才培养阶段就应该考虑解决?

尹鸿:如果将来教育在人才教育平台上开放一点,自然会形成文理融合的局面。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未来,一个班的同学可能文理就不像现在分得这么细了,学物理的、学文学的、学电影的可能会在一个班里,自然会形成科学和人文间的交接,文理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慢慢形成一个共同体。

其实,现在这一代孩子已经有一些新的共同体了,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学中文的、学外语的、学哲学的,各自是分科独立的。他们在互联网空间中是交融的,比如一群喜欢军事的人,其实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喜欢太空的一拨人,也是各学科背景都有。

为什么现在“民科”发达?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学科的限制,不再是学某个单一学科。我觉得,这就是未来自然成长状态下会出现的一个交叉融合。

避免资源争夺导致浪费

《中国电影报》:有人担心“科幻十条”出台后,很多人“一窝蜂”扎进去后,导致效率低下,造成大量资源和资金浪费的问题。您认为,如何避免或者降低浪费?

尹鸿:科幻电影是一个“双高门槛”的东西,科学本身门槛就高,电影的门槛也不低,二者叠加,必然是一个高难度的类型。所以,大家不可能都能做科幻电影,应该避免因为资源争夺而导致的浪费。

比如,《流浪地球》火了以后,可能20个人都要去找郭帆拍科幻电影,但其实大家准备的条件未必成熟,而且他过去五年磨一个片,现在一年可能同时拿五个项目,对自己的创作资源也是非常大的消耗。

当然,我不是说郭帆已经是这样了,但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要找他。其实是不必要的,即使美国这样的科幻电影大国,一年生产的科幻片总量也非常有限,排在大制作电影中,五到十部了不得了,不可能出现很多科幻电影,这就是“双高”带来的限制。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利用“科幻十条”引起全社会对科幻电影关注,另一方面,还是要符合产业规律,不要“拔苗助长”。我们要相信,产业自身有整合资源的能力,看得到这个导向,大家会去重新整合资源。科幻电影不再于多,而在于好,一部好的科幻片可以发挥或许30部电影都无法企及的作用。

三到五年, 中国科幻或迎首批硕果

《中国电影报》:您预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在市场上看到我们本土科幻电影的初级成果?

尹鸿:再有个三五年,应该会有一些效果。现在社会的关注度到这儿了,产业的成熟度也起来了,最主要的是有观众了。

科幻电影能否在中国发展起来,其中一个核心要素是有没有市场接受它,市场有没有需求,只有当需求成熟了,产业才会成熟。从网络文学目前的情况看,这个趋势是存在的。文学转化成电影,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个过程不会太长。

◎链接:“2020中国龙奖”获奖名单

► 特等奖:

《手术两百年》(中国)
《虫瓶》(美国)

► 评委会大奖:

《科协记忆》(中国)

► 节日奖(按类别):

► 科普长片类金奖:
《最后的原器》(美国)

► 科普长片类银奖:

《寻脉》(中国香港)
《门捷列夫很忙》(中国)
《百年泽慧》(中国)
《外来生物防治》(中国)
《我是大医生》(中国)
《超大大火:全球威胁》(法国)

► 科普长片类铜奖:

《畅想中国》(中国)
《宇宙时空之旅:未知世界》(中国香港)
《环日食大直播》(中国)
《昆虫的盛宴》(中国)
《飞向月球》(中国)
《大脑·进化》(俄罗斯)
《骨头的迹游:性别革命》(德国)
《正大综艺·动物来啦》(中国)

► 科普短片类金奖:

《蒙新河狸》(中国)
《感知》(法国)

► 科普短片类银奖:

《<无厘头科学研究所>第六季——空间记忆》(中国香港)
《生生不息》(中国)
《科学防治“藏草”中毒》(中国)

► 增强现实型医学(比利时)

► 科普短片类铜奖:
《长城脚下的故事<红与蜂>》(中国)
《最强生命线:糖上瘾》(中国香港)
《记录艺术》(巴西)
《黑洞家族“现形”记》(中国)
《动物粪便巧利用》(中国)
《协同效应》(阿根廷)

► 科普动画片类金奖:

《蓝蝴蝶之路》(巴西)

► 科普动画片类银奖:

《寂静太空》(澳大利亚)

► 科普动画片类铜奖:

《智脑危机》(中国)
《海豚帮帮号》(中国)

国际科教影视与科幻创作发展高端论坛: 中国科幻电影迎来历史性“风口”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11月20日,国际科教影视与科幻创作发展高端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电影学界、业界50余名中外专家亮相论坛,由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撰写的《中国科教影视发展报告》在论坛上首发。该论坛是第11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片人年会的开幕活动。

8月出台的“科幻十条”引发论坛专家学者热议,专家认为,科幻电影遇到了历史性的好机会,希望业界抓住机遇。专家提醒,科幻电影门槛高,只有创作者、制作者、科学家三者磨合到位,中国科幻电影才有未来。

面对短视频平台科教节目兴起出现的节目广告化、严谨性下降等问题,专家呼吁,科教作品首先应坚持科学性第一,知识通俗化不等于降低科学性。

中国科幻片:慢慢走,不要急

今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科

幻十条”。在“科幻十条”的指导下,本届论坛设立“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分论坛。

“科幻十条”出台后,投资方对科幻电影的关注再度升温。专家们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加之政策的激励,中国科幻电影迎来“风口”。

面对科幻电影“立案潮”,奥德赛媒体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文却表现出一丝担忧,曾从事体育工作的罗文介绍,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也出台过鼓励政策,很多人盲目进场,结果导致大量浪费,他提醒科幻电影从业者,好好调研,慢慢走,不要急。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道路上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足够数量的专业团队,“科幻电影大致分太空、生物、人工智能、环保、自然灾害五个方面,这五大领域涉及许多学科,需要由科学家、艺术家组成的长期磨合的创作团队,中国现阶段少有这样的团队。”

不过尹鸿介绍,即使美国这样的科幻电影大国,也是经过了多年的磨合,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繁荣。尹鸿

预计,如果中国拥有二十个优质创作团队,我国本土科幻电影会出现新的成就。

谈及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表示,科幻电影要具备科学精神,好的科幻作品能够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对未来的谋划、对科学的批判,更有对人心的抚慰。

2018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王诺诺分析,科幻对大众的重要性在于科学审美的普及,在她看来,科幻电影让观众感受到科学之美,哪怕只是点燃了一点小火苗,也是成功的。

科教片走市场 也要坚守科学性第一

自媒体时代,曾经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科教片有了新的传播机会,然而随着科普短视频的兴起,科普节目在流量和科学严谨性之间发生了摇摆,一些电视台的科教节目,也沾染上了“不辨真伪”的习气,连“包治百病”等广告字眼也出现在了科技节目中。

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

中在论坛上呼吁,“尽管进入了市场,科教片也要坚持科学性第一的基本原则,不坚持这一点,科教片就丧失了权威性!”

刘建中表示,科教片拥有科学和艺术双重属性,但传递知识是科教片的第一要务,艺术则是科学的表达手段,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科学知识,并不代表降低影片的科学性,科教片首先“姓科”。

刘建中同时呼吁,各大奖项评选时,为科教片单列奖项,因为“科教片科学优先的属性,与纪录片、故事片故事优先的创作出发点全然不同”。

中国气象局首席顾问宋定真认为,科学家与制作团队需要达成共识,以解决科教片科学性 with 艺术性之间的矛盾,“制作团队不要怕科学,不要怕不懂,科学家要的是把科学逻辑讲通,制作团队要把科学的思维逻辑搞明白,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在大众印象里,科学自带“枯燥”标签,但近来,我国观众对一些强科学属性的科教片表现出了巨大热情。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介绍,央视制作的《创新中国》中,大量的内容是有关中国最新高精尖科学的,没想到片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追捧,很多教师还将影片推荐到了课堂上。而今年起在央视连续播出的讲述化学元素与生活的科教片《门捷列夫很忙》,也收到了很好的播出效果。史岩认为,无论市场还是观众,其实都对科教节目有大量需求。